

大姐茶故事

廿九・二七

(一) 洋客



距離現在大概是

四十年了，西營盤方面當時有過一種全是女人執政的小茶樓，因為是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人）

做的生意，大家去喝茶，就叫去吃「大姐茶」。「大姐」是表示少女身份的一種普通稱謂，聽起來是相當尊貴的，那末，吃「大姐茶」就更有意思了，更是年輕的夥子的常課了。

創設這小茶樓的，是住在第三街的一個東莞女人，名叫陳珠，自從她的丈夫死後，她跟女兒亞英兩口子過活，相當艱難，因為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上，女子經濟不獨立，

丈夫一死，便沒有辦法維持生活。不過，陳是個聰明的女人，她曉得自己雖然「徐娘半老」，但是「半讀猶存」，而一般男人是色情的，假使自己親自出面做一點生意，相信是成功的，何況，她還有一箇年輕貌美的助手——女兒亞英嗎？她想了又想，計劃了又計劃，終於她籌集了一筆小款，就在第四街揀了一處潔淨而幽靜的地方，開設一個吃茶的棧口，在她聰明的處理和領導下，亞英在招待顧客的技術上，也一天一天的進步，邊旋在一羣年輕的男客之間，八面玲瓏，生意滔滔，收入不惡。

中國人做的事，常常是合乎「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這兩句至理名言的，在陳珠還沒有發明女人餐茶以前，沒有誰會想到這個好辦法的，等到陳珠處處表現成功之後，就接二連三的設立這種女人茶樓起來了，這些茶樓，起初是在陳珠這個棧口的左右的，後來第四街附近一帶都出現了，吃茶的人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

大姐茶故事

(三)



陳珠霞得色情男
人的心理，對待那些
男人，常常假以詞色
，但她這種態度，祇
是技術上的，並不是
出於真情，所謂「假

情假義」，就是這樣一套了。亞英受了媽媽
的薰陶，也學會了一手週旋於色情男子的好
工夫，無論對付任何男子，她都是「不即不
離」的。由于這樣高明的手段，使那些色情
男人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憾，而永遠
的要釘住她，不管是母親還是女兒，都是這
樣，所以，陳珠霞這個茶檔，便得生意興隆，
財源廣進。

別的不檔爲了競爭生意，自然又是採取
這樣的作風，果然是挑選了幾個年輕貌美的

女人來主持茶政，而且加意招呼，不管李四
張三，一樣表示熱愛，那些年輕的顧客，開
始都不過是「打牙較」，後來，越弄越兇，至
於那些做茶檔女侍的女人，多數是不正當的
女人，因爲，在當時的風氣，女人還是畏懼
着「拋頭露面」，所以正經的女人不肯出
去做這種生意的。既然都是些不正經女人，
所以對於顧客怎樣不正經的行爲，也祇有付
之一笑，半迎半拒而已。

顧客們的情報也十分靈通，那一檔的女
人正經，那一檔女人不正經，瞭如指掌。因
此，茶檔雖然開設了幾間，而陳珠霞這一檔並
無受到什麼影響，反而增加了若干顧客。有
一家開設在陳珠霞旁邊的茶檔，曉得顧客的心
理，特別向順德大良請來一個少女，名叫鳳
嬌，主持茶政，鳳嬌這個人，在容貌方面，
不亞亞英，在舉止方面，也極大方，一經出
場，就明白了逢迎的技術，因此，她便成爲
亞英的大敵。

大姐茶故事

(三)



在那一大羣的茶客里，有一個小老板，名叫丁貴的，對於亞英的嬌小玲瓏，一見傾心，每天都到陳珠這個茶樓吃茶，一

坐就是兩個鐘頭。他看到客人少一點，或是亞英閒一點，就要跟亞英絮絮叨叨，如吳亞英忙一點，客人多一點，他就低聲閱讀報紙，等候亞英。這樣日子一長，大家就搞得很快，小老板丁貴常常向亞英的母親探探口風，知道亞英還沒有許配別人，陳珠對他說：「亞英年紀還輕，不懂事，我們不想這幾年就答應許配人家，所以還待字閨中。」丁貴說：「可是，前來問字的人一定有罷！」陳珠答

道：「不只有，而且相當多，因為這孩子生得樣子不錯，得人歡喜。」歇一會，陳珠又說：「雖然女兒終有出嫁的一天，但我們爲了她的前程，不能不慎爲選擇，如果找不到好的男子，寧可叫她一輩子在家裏做老姑婆。」丁貴道：「假如你願揀選女婿，你心目中要找個什麼人呢？」陳珠道：「有貌有才而又有錢，有此『三有』，便合標準。這是我最低限度的尺度，決不放寬的。」

丁貴見老板娘提出的標準，自己想想，自己倒可能具有這「三有」條件，因為他父親有一家店子，是小老板，可以說得上「有錢」；其次，他也讀過八九年書，算盤信札都來得，可以說得上「有才」，末了，他自己是個小白臉，風流瀟灑，可能又說得上是「有貌」。具有這樣的把握，不妨試試自己的運氣，向亞英或者是她的母親，提出一個求婚的意思，看是怎樣。卅九、一、九

大姐茶故事

(四)



一天晚上，丁貴帶了朋友李發到陳珠茶樓喝茶，坐了片刻，看見沒有幾多人，陳珠也有空，李發于是跟她招呼，談些上下

古今事情。丁貴却在閱讀報紙屁股，間中也有發言。李發向陳珠問起亞英的婚事，陳珠自然又是把對丁貴所講的說話重溫一遍。李發道：「亞英生得肥瘦適中，修短合度，追求的人一定很多吧？」陳珠道：「這自然是會有的！」李發道：「當然啦，我們的小老板，也是這些人裏邊的一個。我見他常常說起亞英怎樣性情溫婉，容顏美麗，讚不絕口，言下大有如果娶不到亞英一樣的女子爲妻，便什麼

女人都不要的光景。我見他對亞英一片痴情，而他的才情臉貌和家道，也够得上與亞英相配，特對他自我介紹，願意保使這件事情成功，我也可以吃杯喜酒。他叫我不這樣，恐怕徒勞無功，因爲亞英擇婿的標準極高，我沒有資格够得上，請不要這樣做。但我不因他的勸阻，我願竭力做到這一件事情成功。今天我特地大着胆子前來對你提出：假如亞英還沒有別的心上人，而你又肯替女兒打算，那末，你的佳婿就選定我們這個小老板吧！」

陳珠聽完，笑嘻嘻的，丁貴一眼，說道：「貴哥是我們的老顧客，也是老朋友，我們現在說什麼都無關緊要。貴哥在一般青年中，確是一個頂好的人，我和亞英都極致欽仰，說到婚姻大事，本來是絕無問題的，但是，第一，貴哥是富貴人家，亞英是蓬門女子，攀援不上；第二，婚姻是女兒自己的事，我做母親的，不能替她打算。因此，關於這個問題，還是問問亞英罷！」

世九一十

大姐茶故事

(五)



李發笑道：「婚姻大事雖然只是女兒的事情，可是，這中間還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促成，假如你關心女兒的婚姻大事，

而老丁這個人又合配做你的女婿的話，那末，你做母親的，只須加一句說話，這事情就好辦了。我說要你加一句兩句說話，並不是叫你干涉女兒的婚姻，剝奪女兒的選擇自由，在這個時代，雖說已經有人打起了婚姻自由的旗號，但是，在香港這個社會，顯然這種風氣還不很普遍，你看看現在一般嫁娶方式，就曉得做父母的，對於兒女的婚姻還有一種發言權，我以為雖然不做主，最低限

度也要從旁協助其兒女選擇夫婿呢。」李發這番議論，確是振振有詞的，無懈可擊的，但陳珠又回答他說：「話雖如此，我也認為你的見解很對，但我是不理會現在社會風氣怎樣的，我只知道我行我素，我自己一向是拿穩這個宗旨的，女兒既然長大，就聽由她自己去揀擇丈夫，揀得好丈夫固然好，不幸所託非人，也就不關我事，以免將來埋怨我。不僅我對女兒是這樣，就是我在不會出嫁之前，也是這樣主意，我父母見我這樣，也就依了我的意思，聽我選擇，我的亡夫，便是我自己鍾意的，祇不幸他早死而已！」

李發道：「你的宗旨我也認為十分對的，但我現在却請你破例幫忙，只要你向亞英先行徵求意見再說，亞英到底是個女兒家，提到婚姻便面紅耳赤，非由你做母親的找機會對她說說不可。今天不必這樣急，我明天再來聽你回覆好不好？」陳珠說他不過、只好答應了。

大姐茶故事

(五)



第二天，李發又和丁貴到陳珠茶檔吃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取得陳珠回覆關於亞英的婚事。李發一見陳珠，就走到

她的身邊，放低聲音問道：「相信今天你定能給我一個喜訊，是不是？」陳珠搖頭道：「不，不，但是，這不是她（指亞英）不答應，而是她毫不表示，她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最好還是我自己去應付，人們來向你問我的婚事，你祇管叫他們來問我好了。我見她這樣堅決，我便不再問她了。你如果想做媒人，你自己去問她罷！」

李發聽說，想了一想，這也許是推搪，

並非絕望，不妨照她說話，直接向亞英交涉。主意已定，便對丁貴說：「不是亞英不答應，而是亞英要獨立自主，婚姻事情叫母親別過問，由她自己裁定。現在並不是絕望，祇是直接磋商。現在我為人爲到底，俟佛送到西，事情仍然放在我的身上，你不要就心。」丁貴道：「萬一她不答應，我丁貴倒不能下台，不如今天別說，改天你自己一個人到來，對她提出要求，倘若她答應了，固然沒有問題，便是她不肯答應，我也不致太難爲情呢。」

李發道：「大可不必，不過，你不在場事情就會更好辦，不若你現在先走，稍緩一點我向亞英開口，這樣，雙方面都不致有點那個了。」丁貴本來也是急于取得亞英的答復的，聽李發叫他先走開，他馬上就託辭要去購買東西，先行離開陳珠茶檔，聽由李發個人獨當一面，向亞英辦交涉。

大姐茶故事

(七)



李發在丁貴去後，就借機會對亞英說：「亞英你太好了，我的朋友丁貴，對你十分愛慕，但自己又沒有胆量，絲毫不敢表示，整天都像有點事情辦不妥，精神彷彿，我李發站在朋友立場，義當相助，因此，我曾對你母親談商過，希望你母親幫我們的忙，對你徵求意見，看看你對於丁貴這個人，有什麼意見，如果認為不對，那就毫無問題了，假如認為對，那末，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就縮短了，我們就有機會作再進一步的談商了。你母親說，關於你的婚姻大事，她是不肯替你做主張的，你歡喜什麼便什麼，

她毫不參加意見。一個還沒有怎樣進步的社會，竟然會有這樣新鮮頭腦的女子，實在難得之至，而你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格，抱有高度自尊心的女子，對於自己的婚姻，絲毫不肯給別人干涉，誠然難得。今天我來向你徵求意見，態度是異常莊重的，不是輕之徒只求好玩的。相信你一定十分明瞭我的意思，不必我多說了。」

亞英聽李發長篇大論的說了一，像很不耐煩似的，但仍然等到李發說完，才回覆他道：「對不起，我還是個女孩子，不需要這樣早就提出婚姻問題來討論，等年紀長成了再說未遲，我不是對你的朋友看不起，也不是只對你說這樣的話，其實我對任何人都這樣說的，因為近年不時有人前來向我母親探問我的婚事，我母親也想早點為我找到一個夫婿，了却她的願望，但都給我拒絕了。所以你現在見到我這樣的態度，實在不必失望。」

大姐茶故事

(八)



李發笑道：「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我們只談談而已！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再談吧！」亞英道：「

對不起，我們都是朋友，叫丁兄不要難為情！」李發笑道：「不要緊，我們一樣歡喜到這里玩。」李發說完，隨即拉到別的問題上，跟亞英談幾句，吃過一點東西，看見丁貴還沒有來，便付了茶賬，回去找丁貴報告交涉經過去了。

丁貴見到李發，李發張開兩手，表示做媒人做不成功，亞英毫無意思。丁貴道：「難道沒有別的辦法？」李發道：「亞英對人雖然熱情，但似乎不是一種真情，而是一種

做生意的「招呼週到」的技術！」丁貴道：「然則不是亞英沒有意思，只是我對她用情不夠而已，照理，我應該再進一步對她用情嗎？她會不會因我之再進一步而感動呢？」李發道：「這很難說，用情只管用，但結果不能預計，也許成功，也許失敗，照我的意思，不如放棄亞英。」

丁貴道：「在不曾再進一步用情之前，似乎不必放棄得太快，我要試一試再進一步，對亞英用情，假如還有眉目，我不放棄，否則依你的見解去做，未為晚也。」李發道：「姑試之，這也是不要緊的，且看結果如何再說。」

丁貴於是照常到陳珠的茶檔坐談，極力向亞英靠攏，亞英對他也照舊一樣不即不離，有說有笑，並不冷淡他。丁貴有時假借名義送陳珠一點食物，說是鄉下土產，因為鄉裏有人到香港拿出來的，特地送點給她們嘗試嘗試，對於亞英，有時也送點衣料給她，但亞英常常推却他，說是不好意思收受，經丁貴再三請求收下，這才答允。

大姐茶故事

(九)



丁貴雖然耐心地等候，希望亞英接納他的用情，但是亞英的態度終始如一，沒有退落，也沒有高漲，餽贈東西的時候，總是經過一番推却，然後收下，如果是衣飾之類，永遠看不見她御用，丁貴不免意冷心灰，索然無味，漸有放棄之意，後來，丁貴終於移情別向。

緣因陳珠本檔的隔鄰茶檔，新近請來一個比較亞英未遠多驪的女郎，名叫鳳嬌的，大家都批評是亞英的勁敵，早已引起了丁貴的注意，只因他迷戀着亞英，不肯改絃易轍而已，現在亞英對他既然沒有進一步的接納

他的熱情，只有把這一種熱情傾用在鳳嬌的身上，因了這一轉移，丁貴便不能不移轉整個陣地到鳳嬌這去了。陳珠眼見丁貴沒有到她的茶檔喝茶，也好像不大留意似的，但彼此相見，還有招呼，彼此敷衍一下。

丁貴對於鳳嬌，其始也像別的人一樣，只是談談而已，沒有什麼顯著的動作，但是，丁貴覺得不是辦法，轉探訪為急激的攻勢，他曉得鳳嬌的住所，他曉得鳳嬌的家只有她的媽媽，因此，他作為鳳嬌一個老朋友一樣，特別在鳳嬌休息之後或開始工作之前，跑到鳳嬌家裏訪問，買點東西孝敬她的媽媽。老人家是歡喜別人家稱讚的，也喜歡別人孝敬，丁貴曉得這一套工夫，特別對鳳嬌的媽媽賣力。鳳嬌的媽媽又是個鄉下人，懸懸直直，對於丁貴的來意，還不大清楚，以為他只是跟鳳嬌一種普通交誼，客客氣氣而已，並不曉得丁貴別有企圖也。

大姐茶故事

(十)



鳳嬌因爲要籠絡客人，也一樣招呼他，和他週旋一番。丁貴見她有點情誼，認爲希望頗高，逐漸把過去對亞英的熱情來

對鳳嬌，不同的地方是：以前是常到亞英的茶檯，現在是常到鳳嬌的家裏。他每一次去探望鳳嬌，便有一樣東西送給鳳嬌的媽媽，後來他和鳳嬌熟識了，又在每一次去探望的時候，送給鳳嬌一件東西，也許是脂粉，也許是衣物，也許是金飾，不一而足，鳳嬌却說要多謝便收下去，這使得丁貴十分高興，有時鳳嬌的母親挽留他在她家吃飯，這更使丁貴手舞足蹈，儼是以未來的驕婿自居了。丁貴過了兩個月光景，使情形熟悉了之

後，才在鳳嬌的媽媽面前，表示對於鳳嬌的愛慕及其願望，鳳嬌的媽媽也表示這意思很好，但，這要看鳳嬌自己的意思，因爲鳳嬌不喜歡別人干預她的婚姻，叫丁貴找機會對鳳嬌直接表達，看鳳嬌的意思如何再說。丁貴也以爲然，就在某一次的晚膳，對鳳嬌表明心迹，鳳嬌也點首說：『你的意思極好，只是我現在不能對你有什麼表示，我也不想叫你失望，原因我還未談到什麼婚姻問題的時候。』

丁貴看見又是亞英那個作風，未免有點悶悶不樂，不得不又去請教他的老友李發，叫李發想個善法。李發對他說：『既然她叫你失望，這其中也許因爲她不會十分認識你，等待相當時日，她有了深切的認識之後，對你作一種表示也未可定，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她對你並沒有討厭的表示，可見事有可爲。』

大姐茶故事

(十一)



丁貴以爲然，細想也許是自己對她還不够熱情，現在追求尚未成功，自己仍須努力，且慢灰心。於是丁貴又再進一步向鳳嬌大獻殷勤，這樣，又過了若干時日，他試試再向鳳嬌表示愛慕，希望鳳嬌能够答應了她，接受了他的愛，雖死無憾。但是，看看鳳嬌此時的態度，仍然是從前一樣態度，絕無半點熱意，丁貴不覺大感失望。

他回去再對李發告訴失敗經過，李發道：『如果鳳嬌這樣強硬，不肯就範，其中必有原因，我願意想個辦法爲你查一查她的究竟。』丁貴認爲對，就催他早點去辦，以免阻

碍下一步驟的施行。

李發做了手遂自薦，分頭探索，後來李發從鳳嬌一個同鄉那裏聽到一個消息，他如傳奇珍一樣，飛奔回去，找到了丁貴，他報告說：『你之向鳳嬌追求失敗，不是你的失敗，而是她的失敗，原因鳳嬌雖然小年紀，不像一個婦人，可是，依照確實報告，她已經有了一個丈夫，不過，這個丈夫不在香港而在鄉下，因爲不能夠養老婆，所以聽從老婆自己出來做點事情，找幾個錢幫幫家用。她的丈夫因爲是在鄉下，所以她在外邊幹些什麼，完全不懂，而她除了母親明白她的生活之外，一點也不給別人詳細知道。爲了這個原故，所以她不能隨便接納別人的愛情。他的丈夫是個粗綽條的人物，和妻子的貞操看得十分重要的，假如他曉得她隨便愛上這個，愛上那個，他不難無明火起三千丈，要打死她。』

。』丁貴認為對，就催他早點去辦，以免阻

大姐茶故事

(十二)



丁貴聽到這裏，說：「够了够了，你不必再說下去了，我曉得鳳嬌無論如何不會接受我的愛的了！李發見他失望而頹

喪的樣子，極爲就心，誠恐發生不可想像的不測，因此，想了又想，最後想出一個辦法，向丁貴提出：「你不要這樣失望，我以爲你還是再向亞英進攻的好，也許亞英依然一樣『拒人千里』，但，我以爲這只是一種少女的矜持，並不是她立心拒絕你，因爲你在她們的選擇上是够標準的，不是她心目中沒有你，只是你太心急吧了。」

丁貴聞言，也恍然大悟，認定李發所言

並非信口胡說，因此，對於亞英的愛意，又悠然而生，差不多要馬上跑到陳珠的茶樓去道歉。當時是晚飯過後，丁貴特邀李發同行，到陳珠茶樓聊天，看看亞英怎樣對付自己，然後再作打算。李發答應了他，相偕前往。亞英看見丁貴好久沒有到來吃茶，全無不悅的顏色，反而走過來問長問短，她說：「這麼久沒有見你，到什麼地方去玩呢？不是生了病吧？我和媽媽都在 念着呢？」

丁貴說：「謝謝你的關懷，我一向都沒有離開過香港，也沒有生過病，實在託賴得很！」亞英道：「那末爲什麼你不來呢？」丁貴說：「吃東西吃得膩了，就要換換口味，吃茶也是一樣，因爲吃得太多，所以我們暫時休息一下，並不是有了什麼原故不來，你不要以爲我們有了什麼原故不肯到來。」但是，亞英的媽媽看出了丁貴不來另有原因的，一句話，是移情別向！

大姐茶故事

(十三)



陳珠對她的女兒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朝三暮四，對於他的前途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丁貴這個人，是頂不可靠的，我在從前已看到這個人反覆無常，所以他一提到你的婚姻問題，我便一口拒絕了他，說這是你的事，叫他去問你，一面又叫你照樣的去拒絕他，說是年紀還小，未至結婚時期，這不過推搪他的一種說法，在他自應知難而退，不應苦苦相逼，然而他畢竟冥然罔覺，反而加緊他的攻勢，我們因為他是個顧客，就一直作為老顧客看待，不肯使他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而已。現在他來我們這裏，我們也只能照樣把他作為老顧客來招待而已。

但是，丁貴既然懷有極大的目的而來，而亞英又照樣招待他，他便以為亞英等毫無芥蒂，甚至對他懷有一種希望，因此，他愈來愈兇，比以前還要厲害，他要仿效從前對鳳嬌的手法，常常跑到亞英的家里去糾纏她。陳珠心中大為不滿，恐怕女兒敵不過他的巧語花言，終於落在他的圈套，那就會誤了她的終身，非想辦法使女兒離開他不可。

正當這個時候，開設茶檔的逐漸興起，只第三街的週園，已經有十檔之多，但是，吃茶的人不外都是那班人，沒有增加，形成僧多粥少，原來這一茶檔的生意，給別的茶檔分薄，沒有初時那樣好景，陳珠是首創茶檔的，初期已經賺了點錢，現在生意不好，正宜急流勇退，保持勝利者的姿態。別說生意虧蝕，於是暗中準備妥當，突然無生意結束，同時搬家到九龍方面，神不知，鬼不覺，行動迅速而週密。廿九、一、十九

大姐茶故事

(十四)



丁貴仍隱然無知，那天正想到陳珠的茶樓喝茶，於是約了李發一同前往，不料到達陳珠樓前，只見一無所有，只有鳳嬌

那一檔坐滿了人，丁貴十分詫異，忙叫李發探聽探聽是什麼內幕。李發低聲向丁貴道：「我們別要給人笑話，我們故作已經曉得的樣子，現在且直到鳳嬌那裏坐一坐，乘機探聽一下，別要回頭。」丁貴會意，若無其事的坐到鳳嬌那個茶檔。

李發借故向茶客探聽得陳珠停開茶檔的原故，但是每一個人都沒有滿意的回復，大家都說這是突如其來的事情，也許她們家裏

有點喜慶，沒有空閒開檔吧。有人見丁貴常常到陳珠那裏吃茶，是陳珠的老顧客，陳珠爲什麼不開檔，他一定會曉得，因而反向丁貴探問，丁貴假意曉得多少，隨口答道：「早幾天我們已經曉得她們有點事情，但沒有提到停開茶檔的說話，現在她們不來開檔，也許就是因爲那件事情罷。」

丁貴坐了一會，沒有跟鳳嬌打話，吃過一些餅食，便由李發倡議回去，丁貴乘機離座，和李發去找陳珠母女，他曉得她們的住所，像是自己的住所一樣熟悉，不一忽便到達目的地，但是，敲了門之後，一個人出來問誰，丁貴說是找陳珠，那人回話使丁貴吃了一跳，因爲那人是陳珠的同居，他說陳珠母女已經搬了家了。丁貴忙問：「搬了家？搬到什麼地方呢？你曉得罷？」那同居人說：「搬到什麼地方不大清楚，只曉得她們搬到管箕灣，什麼街，幾多號，一概不知道了。」

大姐茶故事

(十四)



丁貴聰見這個回答，似乎一切都完了，望望李發，一言不發的下樓而去。李發道：「陳珠這一舉動，出於突然，也許她

們有了一樁了不得的大事，出于一跑，也未可定，照我的意思這是你的機會，你應該設法找到她們，探問她們爲什麼這樣秘密搬家，如果爲了別的事情，你可以想辦法幫她們的忙，如果爲了經濟上的問題，以你的財力來講，自然更不成問題。不過，第一件是怎樣曉得她們居住的地方。」

丁貴聰說，認爲是一個機會，但向什麼地方探聽她們的消息呢？她們的同居人祇說

在筲箕灣，但是筲箕灣這樣大，人海茫茫，怎樣可以找到她們呢？唯一的辦法，只有盲目地向筲箕灣碰，希望她們偶然或經常外出，在道上碰見她們而已。李發却認爲：她們在香港這樣長久，親友不少，而且茶客又這樣多，難道任何一個親友都不曉得她們搬到什麼地方嗎？因此，李發主張設法找到她們的親友，而且要等一會才去找，因爲突然搬家到別的地方，別人是很難知道的，等到日子一長，就會漸漸給人家發覺，一傳十十傳百地給親友們知道了。

丁貴聰認爲對，但他心里極急，秘密地個人跑到筲箕灣去，在筲箕灣大街閒逛，看見像陳珠或亞英一設的女人，就跑上前細認，這樣，每天都有十個八個女人是像陳珠或亞英的，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陳珠或亞英。其實陳珠對她的同居告訴搬到筲箕灣，祇是一種煙幕作用，實際上並不是搬到筲箕灣而是搬到九龍。

大姐茶故事

(十五)

驚洋客



這個真實的地方還是在半年之後才曉得的。丁貴已經等候得不耐煩起來了。丁貴本想馬上按址跑去訪問的，但是李發恐

妨他不便說話，如果碰到某種問題上面，兩方面都會感到難為情，不如叫別人去探望探望，看看情形如何，然後再說。丁貴也就依照了他的說話，就叫他按址前往，探聽探聽。

李發果然在那個住址見到了陳珠和亞英，看到她們倆的居處情形，知道她們的生活比之半年以前大為退步，家具是殘舊的，衣裳是殘舊的，面容也憔悴了許多。李發心里

盤算着：她們生活一定相當艱困，所以才弄到這個樣子，丁貴到底還是個有錢人，應該是她們喜歡的一個，這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李發實在還沒有得到丁貴的授意，祇是自主作張，對亞英作一個重要的表示。

李發恐妨陳珠在旁，有碍說話，借故便陳珠走開，急忙對亞英說：「丁貴這個人，自從你們搬家之後，足足等了半年，因為聽見人說你們搬去筲箕灣，便每天到筲箕灣碰運氣，希望碰見你們，到現在才曉得你們在這里，他歡喜到跳起來，本要馬上跑來見你，但是，他恐妨于你不便，特託我先來致意，如果你能够娶納他的婚姻要求，他願意供養你母親過這一生。丁貴是個有錢子弟，人品又純謹，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我站在朋友的位置，請你馬上答應了他，大家過一個舒適的生活，豈不很好？」

亞英知道丁貴一心愛她，而自己生活又確實困苦，母親一籌莫展，只好答應跟丁貴再做朋友，叫李發約丁貴來見。廿九、三十

大姐茶故事

黑洋客(十六)



李發得到這一結果，認為他的運動已取得成功，馬上跑回去報告丁貴，丁貴心裏十分舒服，認為不枉他這一年有多多的追求

，風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了。李發叫他給一個會見日期與亞英，由他通知亞英等候他。丁貴安排一番，然後寫一個日期交李發帶去。亞英答應照這個日期等候他。

丁貴到了會見那天，裝扮得十分齊整，帶了若干東西，準備給亞英和孝敬她的母親，她坐在小輪船上，便胡思亂想了一陣，計劃看見到亞英的時候，先說些什麼說話，道達自己怎樣思念，並慰問她在這些隔別日

子裏的生活情形。末了就要安慰她母女二人。以後就是找機會來買獻他的禮物，討好她倆，逢迎她倆。

丁貴踏上了岸，按址到達亞英的住所，不料拍門之後，又是一個人出來說：「亞英和她母親回鄉去了！」丁貴大吃一驚，手裏拿著的東西也掉在地上。他問：「何時回來呢？」那人答：「不曉得，據說他不回來了。」丁貴聽說，回身便走，掉下地上的東西也不要了！

後來，丁貴又設法找到了陳珠鄉下住址，寫了一信給亞英，他說：「如果你不來香港見我一面，我只有一死了。」信落在陳珠手上，用亞英名字回他七個字：「好馬不吃回頭草。」丁貴得信，驚憤交併，吃了一盅鴉片而死！

當丁貴仰藥自殺那天，西營盤那些女子茶館，在「有傷風化」的題目下，也全盤結束了。(完)